



大寨三宝

霍无非

自然条件，大寨人三战狼窝掌，由失败转向成功，石坡变良田。1963年夏，大寨遭受特大洪灾，冲了地毁了窑，党支部一派人率领全村人挖山凿石、运土平地、兴修水利，改造了七沟八梁一面坡，营造了多处“小平原”，也就是通常说的大寨梯田，成为稳产丰产田。近20年来，大寨人走出去、请进来，着力开发旅游业，营造了一个青山绿水、莺歌燕舞的适游环境，部分梯田退耕还林，虎头山一派葱郁，空气清新。用实际行动印证了“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”的思想理念。大寨人把汗水换来的梯田当作宝，他们说：“大寨田是辛苦田，没有辛苦哪来甜。”

第二件宝是窑洞。昔阳水少地旱，祖祖辈辈的大寨人住的是简陋的土窑洞，天灾无情，人间有情，那一场洪灾使村里的土窑坍塌殆尽，虽然仓廪之粮抢救及时，受损不多，但全村人几乎无可归。困难时刻，大寨领导班子设法安顿群众，把重建家园当作头等重要的工作来抓，男女劳力白天挑土挑粪上山造田，傍晚抬石下山作

盖窑石料，肩膀没闲着。要建窑就建好的，能工巧匠们把块块不规则的石料叮叮当当凿平，建成了好几排方石基础的青砖窑洞，用三年时间，解决了全村的居住问题。由于这种长排的窑洞外形像火车车厢，群众称之为“火车厢窑洞”，“火车跑得快，全靠车头带”，真是一语双关呐。

现在，大寨村盖起了住宅楼房，以低廉的福利价售给村民，村民居住条件显著改善。但部分中老年村民对窑洞情有独钟，舍不得搬，在他们眼中，窑洞居住方便、温馨，是个金不换的宝啊。

第三件宝是“乐人树”。“乐人树”是村头小广场一棵约150年树龄的垂柳，树干粗壮，浓荫遮蔽，不显老态。解放前，大寨人的穷苦人把这棵柳树唤作“苦人树”，只因交不起地租，被老财吊在树上毒打，还有人不堪忍受残酷的压迫和欺凌，在树上寻了短见。解放后，大寨人在这棵大柳树下分田定契，夏日聚此吃饭纳凉听广播，粮食丰收了，农田水利工程告捷了，就在柳下召开“饭会”“庆功会”等。途经柳树下，全村人还可到一旁的大寨会议室看稀罕的黑白电视、去礼堂看演出等，俱是喜庆事，所以，这棵百年柳树被改称为“乐人树”。

眼下，“乐人树”周围已建成商业街，吃住购玩一应俱全，快乐的人更多了。

这棵大柳树见证了大寨的沧桑变化。

大寨人引以为自豪的“三宝”，历经时光磨砺，已成为历史的见证、精神的象征。

怀念一封信

剑贞

在微信、网络盛行的时代，鲜有寄书信的。但在我《关心下一代》杂志的编辑部，每隔一段时间就能收到一封写着“李主编收”的、来自阳城县驾岭乡休干组的挂号信，这位坚持用传统寄信方式投稿的老人叫李世洪。多年来，这一封封总让我们念叨好久，想起很久很久以前，车马邮件都很慢的日子。

之前，老人是用钢笔一字一句地写，字迹大小不一，有点歪扭，后来，就与时俱进改成打印的文稿了。有时是两三张，有时是厚厚一大沓，内容大多是关于教育孩子们传承家风、家教家规之类的话题。因为字数太少，内容前后不太连贯，用词也欠妥当，所以他的大多来稿都不能被采用。再后来，老人学会从网络摘抄一些片断碎语，同样的内容，打印好几份，隔几天又挂号寄过来，弄得我们很为难。

对于这位多年偏执寄信的老人，其实，我们编辑部还是很“偏心”的，总是不忍心打击他的那份热情和坚持。稿件费劲修改后，尽量找个栏目用上，刊发后再给老人寄本杂志，总觉得对老人是一个交待。更多的时候，是稿件实在没法修补，看着堆积在案头的老人的十几封信，内心不免愧疚。

老人如果长时间没收到我们寄给他的杂志时，也知道自己的稿件肯定没被采用。他就会不定时地拨打我们编辑部的电话。我接起电话，好半天没有声音，正待挂机时，电话那头断断续续才传来一个颤巍巍的苍老声音：“你好！是李主编吗？”一听这个熟悉的声音，就知道是李世洪老人。起先他还询问稿件是否收到，再后来就问为什么一直没收到我们寄给他的杂志。有一次，他甚至说“你们能不能可怜可怜我，我是一个80多岁的老头，就喜欢写稿呀”。电话这头，我不知道如何安慰这位老人，只能唯唯诺诺地答应着。

从稿件里零零碎碎的信息中，知道老人退休前曾是一位中学老师，退休后还想发挥余热，觉得关爱孩子、教育孩子是件天大的、严肃的、重要的事情，所以多年来一直以这种近乎执拗的信念，坚持写作、摘抄这类的话题，能发表出来就是他最开心的事。

多年来，只要见到老人的来信，或是听到老人打来电话，我们总是欣然地想，至少老人还健在，脑子还不算糊涂。至于稿件采用不采用是另一回事。在晚年，老人也算有个爱好，在抄写或写作的过程中，他一定是很开心的、专注的、积极的，寄出每一封信后，老人就觉得与外界有了联系，还有为人师的机会，然后，就有了等待，有了盼望，有了念想……所以说，我们这份杂志能为老人的晚年生活增添这么一抹微弱的亮色，也算有价值吧。虽然不曾谋面，估计这辈子不会有机会见到李世洪老人，但却总能记起这个陌生又熟悉的名字。闲时整理着老人的一封封来信，脑海中常常想象老人可能的模样，和他一字一句写信的场景。一个耄耋老人能有这份关爱他人的情怀，也是不容易的。想象老人当年站在讲台上，威严中透着慈祥，想必也是个受学生爱戴的好老师吧。

只是，快一年多了，没有再收到那个揉搓得皱巴巴的牛皮信封了。也许，老人虚弱得再也拿不动那支沉重的笔了，也许……

素昧平生，为何总是想起远在千里的那个写信老人？原来，内心怀念的却是那个曾经写信等信的年代。

与爱为邻

牛润科

年轻时，我和爱人的父母都不在身边，孩子小、工作忙，经常为接送孩子焦头烂额。

有一回我们都加班，我以为妻子去接孩子了，她以为我去了。当下班后发现谁都没去接孩子时，我们就疯了似地向托儿所跑去。看门的刘大爷说：“小王阿姨让我告诉你们，孩子让爷爷和奶奶接回去了。”可是我和爱人赶回家一看，父母亲根本没有来，顿时就慌了！我冷静了一下，劝爱人不要急：“咱先问问对门的赵大爷，也许是我爸和我妈带着孩子玩去了。”当我们火急火燎地敲开赵大爷家的门时，一眼就看到儿子正在客厅里和赵大爷的老伴儿唱“小燕子穿花衣”呢！

“已经过了下班时间，见你们小两口还没有回来，就想到你们又加班了，所以就把小宝贝接了回来。”赵大爷笑嘻嘻地说。“你看这孩子多机灵，我好喜欢他呀！”赵大爷的老伴儿说。儿子见我和爱人回来了，高兴得一边向我们扑来，一边幸福地向我们汇报：“爸爸、妈妈，奶奶给我做鸡蛋羹吃了，真香呀！”我和爱人的双眼顿时模糊了。从此，赵大爷家买粮买蜂窝煤的体力活儿，就全包在了我们身上。

有一回，赵大爷半夜突发心脏病，他老伴儿急

忙敲我家门，没成想一着急，她的心脏病也犯了。我们赶快拨打“120”，把二老送到医院，由于抢救及时，两位老人转危为安。直到第二天晚上，赵大爷的儿子和女儿才从外地赶回来，他们见我和爱人一直守护在两位老人的身边，感动得泪流满面，拉着我们的手说：“你们比我们做儿女的都好呀！这让我们如何感谢你们才好呢……”我和爱人说：“这么多年来，我们的父母不在身边，你们的父母就像我们的父母一样，我们才应该说感谢。”

我和爱人退休时，赵大爷也搬走了。我家对门在住着一对小夫妻。他们俩人既要挣房租，又要孝敬双方父母，还要养育孩子，生活的压力让他们每天都紧张地生活着、工作着。一看小两口的那个紧张劲儿，我和老伴儿心痒手痒脚也痒，总想给人家搭把手，直到力所能及地为他们做了些事情后，才觉得心里暖暖的。每次看着小两口感动的样子和我们当年一模一样时，就不止一次动情地说：“自从你们住在我家对门后，就让我们这对儿女不在身边的老人有了依靠，再也不觉得孤独无助了。特别是可爱的小宝宝经常陪在我们的身边，让我们好开心呀！”

是啊，与爱为邻，让我们彼此都幸福。

刘牛相会谋大计

张卫平

刘象庚也看着牛照芝：贤弟发福了不少！

刘象文说：大哥，快进来喝口茶。

刘象文说完咳嗽个没完。

刘象庚说：象文，你大嫂在那边弄了几个小菜，我和友兰贤弟多年未见，正好小酌几杯！你呢，赶紧休息吧。

刘象庚说完拉起牛照芝回到后面的厨伙房里。

餐桌上果然已经摆了几样小菜，有花生米、炒鸡蛋、土豆丝、猪肉炖粉条。

刘象庚说：不知贤弟要来，几样家常小菜，请贤弟不要笑话！

牛照芝脱掉帽子和牛爱莲打声招呼：这么晚了，多有打扰！

牛爱莲看着牛照芝微笑着说：走了这么长的路，快吃饭吧。

牛照芝拍拍手，管家带着两个挑挑着担子进来。

牛照芝说：给两位老人还有嫂夫人孩子们带了点礼物，不成敬意，少白兄不要拒绝吆。

刘象庚说：又让贤弟破费了！

刘象庚正要招呼管家和两个伙计，牛照芝拦住刘象庚：不用老兄麻烦，让管家和伙计们去下面的店里歇息，我走的时候再带他们一起回蔡家崖。

管家和两个伙计卸下货物退了下去。

刘象庚就和牛爱莲说：孩子他娘，你先下去休息吧，我和友兰贤弟正好说会话。请！

刘象庚做个手势请牛照芝入席就餐。

牛爱莲带上门轻轻退出去。

牛照芝把帽子放到一边，挽起袖子不客气地坐在一边，拿起酒壶给刘象庚和自己各倒一杯酒；黑峪口上的事多亏老兄了！小弟敬你一杯！

刘象庚端起杯和牛照芝一碰：这等小事何足挂齿！

刘象庚深夜到访，怕是有别的意思吧？

牛照芝把杯中的酒一饮而尽，放下杯子叹口气：明白人不说瞎话！不瞒老兄，小弟心中有些困扰。老兄在外面见多识广，快说说眼下时局，我等是进是退该如何抉择！

刘象庚也把杯中的酒一饮而尽：凶多吉少！

牛照芝愁愁地看住刘象庚：是啊，国军一败再败，眼看就要亡国灭种了。

刘象庚：好在国共停止了内战，团结一致，共同抗日！只要同胞们上下一心，小鬼子岂能如此猖狂！

牛照芝没有说话，自己倒上酒自饮一杯：老兄这次回来还走吗？有何打算？

刘象庚向后一靠：不走啦！

牛照芝疑惑地问：不走啦？

刘象庚坐起来：退无可退就不退啦！

牛照芝笑出声：难不成少白兄也要上马杀敌？

刘象庚站起来，来回走几步：嗨！我刘象庚再小二十岁，也是响当当的一条汉子！成不了猛张飞，做个廖化还是绰绰有余！

牛照芝伸出大拇指：少白兄英气不减当年！

刘象庚苦笑一声：让贤弟笑话了，老啦，有心杀贼无力退敌！

刘象庚摸一把嘴：国家有难匹夫有责！

牛照芝疑惑地问道：以少白兄之见，如何是好？

刘象庚看住牛照芝：孩子们已经给我们做出了表率！

刘象庚压低声音：我家两个姑娘已经投到了八路军那边！你家荫冠也在牺盟会领着年轻人和小鬼子们干呢！

说到荫冠，牛照芝没有说话。牛荫冠是他的大儿子，已经回到山西参加了牺牲救国同盟会，前些日子还给他来了封信，让他发挥自己的影响力支持当地的抗日斗争。他一直觉得儿子还小，抗日救国的大事那是大人们的事。

牛照芝担忧地说：荫冠还是个孩子，他们能成了气候？

牛荫冠出生在1912年9月，1933年考入清华大学电机系，后转入经济系，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，并先后担任清华大学地下党支部书记、北平市西郊区区委组织部部长等职，1936年受北方局派遣返回山西参加抗战并担任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常委。当时的牛荫冠仅仅24岁。

刘象庚弯下腰看住牛照芝：自古英雄出少年！贤弟，你我年轻的时候也不是一腔热血？现在老了，哪能拖年轻的后腿呢！

刘象庚的话说得牛照芝心里热乎乎的，让他想起几十年前办教育的事。当时他要在兴县创建女子学校，一石激起千层浪，他在刘象庚的支持下硬是顶住各种压力，把学校办了起来。办学校的目的，还不是为了驱除愚昧、救国图强吗？现在国家有难，自己怎么能老想着自己那点坛坛罐罐呢？皮之不存毛将焉附？如果国家真的没有了，自己留下那点坛坛罐罐又有何价值？

刘象庚说：贤弟，咱上了年岁，不能和年轻人一样上马杀敌，还不能在后面敲敲边鼓做些力所能及的事？有钱的出钱，有力的出力，地尽其利，人尽其责，就不信赶不走小鬼子！

窗户上已经发白，两个人不知不觉聊到了天亮。

牛照芝一拍大腿：老兄一席话让小弟明白了不少！国家没了，哪里能有自己的家？不走啦！和老兄一起留下来！有钱的出钱，有力的出力！树活一张皮，人活一口气，咱也不能让人家截脊梁骨不是？

刘象庚端起酒杯：少白敬贤弟一杯！

牛照芝也端起杯：干！

我的乌龟朋友

王伟晨

每个人都会有朋友，除了志趣相投的同学，我还有两个动物朋友，它们有坚硬的外壳，“走”起路来慢悠悠的，但是这一点也不影响它们勇往直前的精神，“龟兔赛跑”里的乌龟靠着这种精神战胜了兔子。你猜到我的朋友们是谁了吗？对，它们是一对可爱的小乌龟。

去年夏天，爸爸从花鸟鱼虫市场给我买了一对乌龟兄弟。刚到我们家时，它们十分胆小，一白天都把头、尾巴缩在壳里，晚上，待家里安静了，它们才游来游去，寻找食物。我很好奇它们的模样，一天晚上家里的灯都熄灭后，我蹑手蹑脚来到乌龟缸前，借着月光偷瞄着乌龟朋友们。我看到它们的头尖尖的，上面有一对绿宝石似的眼睛，大大的嘴巴，短短的四肢，尖尖的尾巴，它们的皮肤上布满了深深的皱纹，像上了年纪的老者。最特别的还是它们那又大又圆的壳，就像穿了铠甲，保护自己不受伤害。

慢慢地，乌龟熟悉了周围环境，不再像原来那样胆怯了，阳光明媚时，它们就伸展四肢晒太阳，自由自在、无忧无虑。它们有时胆小如鼠，一听到有人来了，就迅速把头、四肢缩进壳里，人走了，才慢慢地把头伸出来。

虽然小乌龟不会说话，不能陪我聊天，但它们是我最早的朋友。我十分喜欢它们！

作者为太原市迎泽区第三实验小学四年一班学生；指导教师：李军红

校园之声